



纵这世上万水千山，
没有你，于我又有何意义？

布衣

公主

时音
著

下
册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

布衣公主

时音

著

下

册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布衣公主 / 时音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8. 1

ISBN 978-7-5143-6780-5

I. ①布… II. ①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05188号

布衣公主

- 著 者 时 音
责任编辑 杨学庆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31.5
版次印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143-6780-5
定 价 6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第十二章 上官

玉绾缓缓地绕着池塘边走，来来去去地走，思潮一刻都不曾停止，却理不出任何头绪。她有些发呆，总觉得眼前的一切似乎都不真实。

终究是回不去了。那种初入江湖，生死追随的毫无隔膜的主仆之情，终于还是抵不过森森宫规。

生疏了。

哪怕明知心没有变，行为还是不可避免地生疏了。

等脚下被绊了一下她才惊醒，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竟然已经站到了池塘边上，一脚已经沾湿了池水。她失色连忙撤身，却扭转不及，几下摇晃后身体无可避免地栽进了池塘。

玉绾不由得大惊失色。

她胡乱伸手想抓一旁的栏杆，偏偏抓了空，脚腕浸到冰凉的水中。她认命地闭上眼。

此时却突然觉得腰上一股大力，猛地把她托了起来。

这一落一起，玉绾惊魂未定，待睁开眼却没看到任何人。正惊疑间，忽然听见旁边有声音，目光一转，几步远处一个男子正轻笑着站立在那里。

一身清爽的暗蓝色长衫，脸上的轮廓硬朗，有种粗犷的英气。这男人不是玉

绾第一次见，包括他脸上那让人不怎么舒服的笑。

玉绾皱了皱眉，倒是想不到自己最近的直觉准到这个程度。

男子抖了抖衣襟，含笑敛起身子：“西月国特使上官冽，见过三殿下。”

玉绾缓缓开口：“上官公子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上官冽道：“此处甚是荒芜，殿下怎么一个人，身边连个随从也不带？”

玉绾看了他一眼：“本宫喜欢清净，倒是上官公子为何不陪在公主身边？”

上官冽却好似没有听见，径直笑道：“殿下的爱好倒是雅致特别，果然非我等粗人能够理解。只是雅致归雅致，殿下身份尊贵，万一独自有什么不测就不好了！日后还是找个随从跟着妥当。”

此人说话总给人一种莫名的不舒服。玉绾冷淡地说道：“上官公子真是关心本宫。刚才多谢搭救。只是身为护卫，上官公子却不待在温慈公主身边保护，这恐怕比本宫还要不妥当吧？”

上官冽目光清冷地看了她一眼，表情有些似笑非笑：“公主见王爷，从来不需旁人跟从。”

玉绾看了他一眼，沉默不语。

上官冽好像没有离开的意思，左右看了看笑道：“殿下对我似乎有些误会。”

“上官公子多虑了。”

“是吗，”上官冽轻松一笑，“那便好，毕竟日后两国联姻，若是生了嫌隙可不好。”

玉绾转脸看他：“这点放心好了，只要上官公子处理得当，不再添些没必要的是是非非，我大宁向来宽以待人。”

上官冽对她这一番暗讽好似全然没有感觉，仍是轻笑：“那么在下便放心了。”

玉绾向前走了几步，琢磨着展记该回来了，又继续道：“上官公子在西月国想必很受器重。”

上官冽颌首：“不敢，能为我王效力，乃是我的福祉。”

“臣子侍君，自古以来靠的就是忠贞二字，上官公子做到这点，自然是位极人臣了。”

上官冽笑了笑，竟没有说话。一双眼睛却盯住了玉绾。

玉绾也懒得客套，于是斜斜地倚着栏杆边看着朝阳。

过了许久，身后响起上官冽的声音：“殿下贵为帝姬，为何会在江湖这等污浊之地？”

玉绾不动声色，头也没回：“这是你可以管的吗？”

“在下并没有别的意思，”上官冽笑语，“纯粹好奇。”

玉绾懒懒地道：“本宫见上官公子也是颇具智慧的好儿郎，焉能不知好奇心是不能随便有的？”

身后似乎传来轻笑，片刻响起一声：“多谢殿下的教诲！上官记住了。”

语调多有调侃，玉绾不免心里不悦。然而摸不清此人底细，只好装作不知道。

抬眼，已经隐隐看见展记的身影。

玉绾主动道：“即使温慈公主不要随从在旁，上官公子至少也该在门外等候，这样子乱跑，甚至跟本宫在这里废话许久，似乎有些不合本分。”

上官冽微微低了低头，本以为他要去，忽听“哧”的一声笑，上官冽抬头道：“在下崇敬大宁久矣，早闻宁朝皇家规矩森严，皇子皇女教导严苛。没想到三殿下不仅精于用毒，面具易容更是炉火纯青。叫在下惊讶之余，也是深深敬佩！”

他说话的时候，玉绾一直阴沉地盯着他，等他说完，缓缓地转过脸一言不发。

展记已经到了跟前。

上官冽看见展记，意味不明地就是一笑：“说起来，误会已经过去，现今还请殿下在王爷面前美言几句，日后我公主在宁朝的日子，还全赖王爷和殿下照应。”

玉绾抓过扇子，面无表情：“美言？”

“是啊，王爷对殿下绝为宠爱，殿下的一句话，可是胜得过旁人千言万语……”

手指摩挲着扇子的边缘，玉绾轻轻一笑：“赔罪是要诚意的，光靠一张嘴没用。上官公子，如果本宫要抓你，你当如何？”

上官冽故作惊讶地挑起眉：“殿下要抓我？在下可没犯什么罪呀！”

玉绡斜睨着他：“上官公子这么聪明的人，岂不知有时候知道得太多，本身就是一种罪？”

上官冽眼中闪过一丝光，没再多废话，玉绡厉喝：“展记，拿下！”

展记先前始终没有看上官冽一眼，这时听玉绡一说，身体立刻弹起，迅速向上官冽攻去。上官冽一点犹豫都没有，身体如燕子一样避过展记的攻击。

玉绡死死地盯着他，最厌恶此人话中有话的要阴谋诡计，口蜜腹剑、笑里藏刀，这个什么上官冽，无论他从什么途径得知的这些本不应该知道的事情，都是最可恨的。

展记的鞭子已经抽了出来，甩过去缠向上官冽的脖颈，上官冽身一侧避开，随即一掌劈向展记腰间。展记挥起鞭子挡开，拳头击向上官冽的下颌。上官冽见状飞快地扬起脖子，同时一转身让了寸许距离。展记跟着分毫不让地甩开鞭子，二人一时难解难分。

玉绡摇着扇子冷冷地道：“黄口小儿尚知买东西要付账，欠债要还钱。上官公子不管你是为过去的事情赔罪，还是为温慈公主之后的日子铺路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本宫可看你一点诚意也没有。”

上官冽竟一边招架展记，一边笑道：“殿下索要的代价，难道是我的命吗？”

玉绡沉默，这时展记的鞭子已然缠上他的肩膀，上官冽伸手想扯掉，却又被展记的另一只手阻止了。上官冽面容开始不自然起来，他忽然看了玉绡一眼：“在下的命不能给，殿下要的代价太贵，付不起。”

玉绡听见他这话不由得一怔。就在这当口，上官冽的手指忽然一弹，像是弹出了一样什么什物，玉绡下意识地张口：“展记小心！”

展记已经迅速退开，鞭子灵蛇般地收了回来。上官冽没有错过机会，抽身向后掠去。

展记正就要追，只听上官冽口中发出一连串声音：“三殿下，我西月公主美艳动人，您还是去看看您的皇叔有没有醉倒在温柔乡吧！”

展记冷冷地看着上官冽消失的地方，说：“殿下，他在激怒你。”

玉绶淡淡地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上官冽此人绝不可能只是个普通的护卫，他的话看似莽撞无礼，却几乎句句都戳中人的要害，防不胜防。

“那，殿下，”展记道，“需要属下……去看一看吗？”

玉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却摇摇头：“用不着。”眼睛看向他，“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”

展记立时心领神会：“殿下是怀疑上官冽的身份？”

玉绶笑了笑，眼光一扫：“不错，我不信一个护卫，能有本事知道那么多事。”

“属下这就出去调查。”

“不，不用你查。”

展记一愣，疑惑地看着她。

玉绶道：“我知道你有能力，不过我们毕竟来自宫廷，在江湖这个地方，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摸得透彻。所以这事得找一位江湖人士来做。”

展记了然，看着她道：“殿下想找易南风？”

玉绶看他一眼，这小子果然跟刚出宫的时候判若两人，也不知是不是玄衣这几日的功劳，察言观色的本领简直让人叹服。她微微一笑：“易南风固然是个难得的人选，可是你认为他会为了我们，做出得罪风云客栈头等客房客人的事吗？”

展记被问得一愣，缓缓地低下头。

“这么说，殿下是想……”

玉绶玉手搭着身前的栏杆悠悠地望着，没有说话。

风迎面吹过来，脸上的燥热微微散开，她抬起手遮着上额，腕上凉凉的：“你先去吧，傍晚到我房间里，我给你一样东西。”

展记没有再多说，默默地退下去了。

玉绶慢慢地朝前走着，和以往一样心里转着千般念头，却是没有一样能顺利地想到底。柳月杏，她先前只认为她所做的是出于一种女人的单纯心理，从来

不曾深想。如今真的细细一想，才发现她做的一切事情，竟似带有某种目的。原本觉得不可理喻的事情，现在一点一点串起来，让人陡然觉得是一个缜密谋划的布局。虽然尚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，然而已能使人隐隐察觉一丝苗头。

玉绾边走边想，突然抬首，指向一个宫娥道：“带我去见王爷。”

宫娥怯怯地点了下头便转身向一边走去。

宫娥穿着水绿色的布裙，走起路来无声无息。只有自幼长在宫中的少女，才会有这样的莲花步子。

绕过九曲回廊，到了一处院落，宫娥要进去通报，玉绾拦住她：“不必，本宫在这里等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宫娥福了一福，迈着碎步轻巧地走了。

玉绾找了棵柳树，站到树荫下。手不时地摇动着扇子，院落里偶尔响起几声话音，仔细听又听不真。她捋捋耳边的发丝，中午阳光毒辣，身上免不了出一层薄汗，看了一眼院门，但愿自己能少站一会儿。

柳条轻软，在风中轻轻摇摆，站了片刻，她看着眼前不停晃动的翠绿竟有一丝困意，脑中莫名地闪过了一道光。

玉绾想起了柳月杏在武林大会上的那一舞。

许多人都被那奇特的西月舞摄去了魂，几乎都忘了，在西月舞之前，柳月杏还跳了一曲舞。而问题似乎就出在这曲舞上。

玉绾仰起头，脑海中仿佛出现一道破开云朵的闪电，因为震惊她瞪起了眼。

就在这时，院门开了。

来不及多想，一闪身玉绾躲到了柳树后。

依稀看见两个窈窕曼妙的身影缓缓走出院子，君青墨回转身。

玉绾轻轻一笑，从柳树后走了出来。

君青墨眼中闪过一丝惊诧：“绾儿，你怎么站在这里？”

玉绾笑道：“不知皇叔有事，是玉绾打扰了。”

“哪里的话，”君青墨走过来，“看这日头，赶紧进屋。”

玉绾随着他进门，说实话，同他相处几日，玉绾并没有看透这位皇叔，他好像是对她极好的，可有些时候又有一种极冷漠的感觉，这种拿不准的感觉让玉绾的心忽上忽下，不知道用什么态度面对他。

“你有何事？绾儿。”愣神间，君青墨已在问。

玉绾迅速回过神，看着他微笑：“玉绾想问皇叔，预备何时回京？”

这个问题与其逃避，不如直面问出来，免去心里一层纷扰，这样反倒解脱了。

君青墨看了看她，片刻拢袖道：“暂不急，此间还有些事情未了，且温慈公主说喜爱江南美景，也想多待些日子。”

玉绾垂下眼眸：“原来是这样，玉绾多言了。”

君青墨的桌上摊着一本本的奏章，似乎是他已批阅了一半。

玉绾的目光说巧不巧扫过了桌面上的一本。她清晰地看到上面的三个字：无影门。

没有忘记，也不会忘记。虽然这三个字只是听了几次，却并不影响她记住。无影门——江湖最著名的组织。这是展记当日出去打听后说的。

江湖上最神秘的组织。通天无影，亦正亦邪。

看到这三个字，玉绾把到嘴的话咽下去了。

眼睛盯着奏章，想看得更多点。江湖几月，经历了这么多的疑点谜团，这个门派也在她的怀疑之列，这次皇叔竟然也写了这个，实在让她忍不住想弄清楚谜团后的真相。

这时她想起一个问题，问道：“皇叔，此次……为什么要走江南？”

她不信，难道只是因为她？！

没想到，君青墨瞧了她一眼，竟真的淡淡地说出来：“一是为了寻你，还有，就是寻一本秘籍。”

秘籍？玉绾不禁一震。

君青墨含笑看着她：“说起来，绾儿也算闯荡过江湖了，不知可曾听说过《太元古籍》这个名字？”

玉绶极为轻缓地露出一丝笑来：“皇叔取笑了，玉绶哪里算是闯荡过江湖，并不曾听说过有这样一本古籍。”

君青墨略略点头：“不知道也无妨，我已是有了些线索，绶儿再等待些日子，此件事了之后，就即刻回京。”

不舍

房间里是暖暖的熏香，流苏帘子萦绕在床侧，任谁一看都知道，这是多么名贵奢侈的一间房。玉绶手指绕着红绳打着结。传说红绳是月老的姻缘线，被红绳牵住的两人，至死不分离。看着手指上缠绕的艳红，不禁轻笑，一根绳子哪来那么大的魔力，真要是天赐良缘，哪怕只是简单地四目相对，也会天长地久。

淡绿衣的宫娥不知玉绶要做什么，有些茫然地看着她。玉绶一笑，问她：“你会折纸鹤吗？”

宫娥低首：“回殿下，奴婢会。”

“正好，”玉绶努努嘴，“喏，折一只给我。”

宫娥不敢违抗，立刻拿起桌上的一片彩纸动手折起来。她的动作熟练灵巧，不一会儿工夫一只神气活现的纸鹤就出现在她手里。

“殿下……”她恭顺地捧过来。

玉绶笑着放在手心里把玩，片刻举到窗边，傍晚的阳光透过纸鹤，在桌上投下一圈深浓的暗影——鹤影。

玉绶看到展记的身影出现在拐弯处，道：“你们到外面去，这里不需要伺候了。”

宫娥垂首，无声地鱼贯退出。

玉绶知道她们都还在门外，她也没有要她们离开的意思。

展记走进门来。玉绶没有多废话，伸手解下头发里的小盒子，在他手心写下

一个“沈”字。

展记垂眸，玉绾知道他懂。

玉绾走到床边，摸出南海珊瑚珠塞到展记手上，又在他手心写个“易”，紧接着写了个“柳”字。展记有些微微惊诧，不过依旧心领神会地点了头。

请易南风调查柳月杳，今天上午之前她都还没有这个想法。直到那个浮现在脑海里的舞姿，让她再也不能平静。这个要求希望不是太过分。

玉绾挥挥手：“你走吧！”

“是。”展记退出。

门仍是关上了。

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玉绾突然生出一股倦意。

倚在床头她打开扇子，看着扇面上的青山绿水眼眶不禁酸涩，母亲，玉绾快回去了。闭上眼，玉绾往嘴里塞了一颗调配好的药丸。不一会儿，她便进入了梦乡。

“殿下，王爷叫您一同去吃早饭。”在药的作用下，玉绾一夜好眠，此刻宫娥的声音在这清晨犹如山间的清泉，玉绾迷迷糊糊地将眼睛撑开一条缝，光线陡然刺眼，像锋利的匕首扎进眼窝。

“告诉王爷，我病了。”

“殿下……”

玉绾抬眼看着惊愕的宫娥，淡淡地低语：“如果王爷要过来看我，就说我已经睡着了。”

宫娥显然被惊住了，站在床边愣愣地没反应。

玉绾不再理她，转身面向床里睡着。

药的效果比想象中好，头脑昏沉重如铅石，身子也犹如在火炉里。不一会儿她便沉沉地睡着了。

中间玉绾醒过不少次，虽然身子还是沉重得不能有太大的动作，但是意识是清醒的。她能感觉到有一只手附在她的额头上，温暖干燥，然后是说话的声音：

“帝姬这样多久了？”

宫娥怯怯地回答：“禀王爷，早上殿下忽然说身子不适，我们也不知……”

“帝姬昨晚吃过什么没有？”

“是厨房准备的燕窝和鲍鱼粥，殿下说不喜欢燕窝，只吃了一口，其他的也没见吃什么了。”

耳边嗡嗡作响，玉绾有些烦躁，真想叫他们都安静下来。身边的脚步声来来去去，典型的叫人不安生。

那只手终于离开了她的额头，脚步声渐渐远去，身边安静了下来。

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终于在耳边响起：“既然身体查不出问题，属下斗胆想……也许殿下……”

温和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你接着说，跟着帝姬这么久，想来你也比旁人了解。”

熟悉的声音继续：“也许殿下是心里郁结，常言道心情影响身体，可能殿下是心中郁结之气积得久了，故而身体无法承受，这才病倒了。”

这小子，编得有板有眼。

玉绾撇撇嘴，但身子依然动不了。

只听道：“说得有些道理。”

之后混沌再次袭来，玉绾再一次睡过去。等能睁开眼睛、真正能动的时候，即是周围人认为她醒的时候。

面前呈现出一张谦然如玉的脸，君青墨俯身看着她：“绾儿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”

玉绾虚弱地笑，这次不是装，而是货真价实的虚弱：“皇叔。”

君青墨声音低柔：“要喝粥吗？”

一碗粥立即送了上来，宫娥小心地将粥送到玉绾唇边。

玉绾舔了下嘴唇，干燥，回过神发现君青墨目光定定在她脸上流转：“绾儿，可觉得好些？”

玉绾看了看他，艰涩地笑了：“多谢皇叔，好多了。”

君青墨坐到她对面，眼睛盯着她：“告诉皇叔，你想要什么？”

空气中熏香缭绕，满室清香显得一切都不真实，此情此景，足以令任何人心动。

尝试过吗，一个几乎权倾天下的人告诉你，你想要的他都给你。那是金石为开的承诺。

玉绾心想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抗拒，也没有谁能有这样的机会。而此刻，就有这样的机会摆在自己的面前。是自己幸运吗？

玉绾嘴角露出浅浅的笑，抬头，看着他：“皇叔，我想出去散散心。”

君子一诺，重如千钧。

玉绾出门的时候，除了展记，甚至没有其他人跟随。展记不声不响地跟在后头，绕过拐角大街，景象就熟悉起来。明明只几日时间，却好像过了一辈子，心情都变得不一样起来。

“主子，您为什么要向王爷提出这个要求？”沉默许久，展记开口。

玉绾转身看他，微笑：“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只是想趁回宫前再玩一次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信。”没想到展记敛眉，毫不犹疑。

她愣了愣，随即微笑，脚步轻快地向前走：“这几天你的事办得怎么样？”

展记无声。

“嗯？”玉绾昏迷几日，想必展记该办的应该都办完了。

展记缓缓地舒展手掌，托着那只盒子。

“沈公子只让我带一句话给主子，”展记面色严整，“上官冽此人身份极为神秘，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在西月国的身份非常高贵，绝不像他表现出的只是个护卫。请主子务必谨慎。”

玉绾有些惊讶，连沈丹青都不能查出上官冽的确切身份？不禁沉吟，原先只觉得他不是护卫，此时看来这个人还真是复杂。西月派这么个人来是为了什么，公主和亲根本不用弄得这么神秘。

她问：“易南风那边呢？”

展记没有回答，却忽然上前一步，来到玉绾身旁。他头一偏在她耳边说了三个字。

玉绾浑身一震。

展记退后一步，从怀中拿出南海珊瑚珠：“易公子说江湖险恶，知己难求，和主子相识，乃此生缘分。此前他如有不当之处，希望主子宽容。只望主子日后能记得他这么个朋友，不求心交，但愿相知。”

玉绾怔怔地听着，胸口满是难以形容的酸涩。

手心里握着珠子，幽幽地叹了口气。眼前的一切仿佛都隔了一层，看似薄薄的，实则是永远都无法跨过的一层。

江湖，玉绾感叹此刻才感觉到，原是不舍……易南风、沈丹青、苏红玉以及那些或多或少交集过的人，也许以后都再也见不到了。

刚想到这儿，心突然疼痛起来，一下下说不清的心痛感觉。不舍的滋味如此难熬，连舍去她这般的浅淡情谊都感到如此心痛。她瞬间似乎明白了母亲看见父皇离开时那种撕心裂肺的舍不得。

“主子。”展记目光忧伤，忽然他的手极快地伸出和她的手握了一下，很紧。

“主子，不管到何种地步，您都要记住，自己还有个一生一世的忠仆。”

玉绾鼻子一酸，“展记，你何苦。”心情刹那间起了波澜。

展记涩然地看了她一眼：“属下甘愿。”

玉绾终于低了下头，如果说这么多人中哪一个最让她毫无防备，哪一个最让她信任，哪一份才是她毫不怀疑的真心。那个人便是展记。

兰舟公子让她无保留地信任，可是她抓不到他的心在哪里，看不到心，就注定了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。

半晌的分神过后，玉绾吸了口气，笑道：“我们走吧，浪费了好多的时间。如果真回了宫，想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”

“周姑娘！”一个淡淡的惊喜的声音从一侧传来。

玉绾一怔，转头看去。酒楼门前站了一个人，约二十上下的年纪，长身玉立，通身玄色衣裳，手里执着一支长长的箫。

意外。

玉绾不知出于什么情绪，竟然淡淡地一笑：“玉公子，真巧。”

“果真是周姑娘吗？”玉临风微笑着走来，看着她道，“清丽动人，果然比起其他女子，别是一番风情。”

玉绾微微一笑，想起他不曾看过自己的样子。

展记下意识地朝玉绾身前站了站。

玉临风笑起来：“许久未见姑娘了，在下……很想念。”

玉绾抬眸轻笑：“是想念小女子的琴吧？”

玉临风一笑：“在下想说，都想。”

玉绾噗哧一笑，心情顿好。有人想你，本身是一件幸运的事。何况对方还是最不讨厌的临风公子。

玉绾晃晃脑袋：“那，为了答谢玉公子的慷慨夸赞，小女子请玉公子喝本地最好的茶，如何啊？”

玉临风面上掠过一丝惊喜，道：“姑娘邀请，玉某自然是无不从命。”

玉绾眯着眼：“那这便走吧！到揽月阁享受一下秋风的温情。”

揽月阁她只和展记去过一次，最喜欢那里的风，高处不胜寒，好像真能揽到月亮。可惜她都是白天来，没能欣赏到传说中如梦似幻的景象。

茶香，唇齿留香。

玉临风看了玉绾几眼，道：“姑娘眉眼间看似不大开心。”

不愧是玉公子，看人彻底。玉绾笑笑，也许是知道自己要走反而没什么顾忌了，道：“我要回家了。”

玉临风执着茶杯的手顿了顿，片刻道：“这是好事，姑娘不应不开心才对。”

“是啊，”玉绾眯眼看他，“好事情，我很高兴。”

玉临风有些复杂地看着她，欲言又止。